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The Nobel Prize

柳树下的人行道

(美) 辛克莱·刘易斯/著 陈永红/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诺 贝 尔 文 学 奖 获 奖 者 小 说 坊

柳树下的人行道

[美] 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著

陈永红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柳树下的人行道 / (美) 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著; 陈永红译. — 南京: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8.8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小说坊)
ISBN 978-7-5594-2349-8

I. ①柳… II. ①辛… ②陈…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6895 号

书 名 柳树下的人行道

著 者	(美) 辛克莱·刘易斯 (Sinclair Lewis)
译 者	陈永红
责任编辑	王 青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三河市兴国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349-8
定 价	39.8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马车夫	001
被劫持的纪念仪式	010
幽灵巡逻记	026
速度	042
青年求学记	061
女王的一封信	079
向东走	102
土地	132
柳树下的人行道	160
飞蛾扑火	201
身外之物	244

马 车 夫

我敢说没有人是举足轻重的，无论他是银行总裁、参议员还是剧作家，如果他不曾对以下这种人存在过隐秘之爱的话。他们年老体衰，嗜酒如命，戴着一顶可怕的帽子，住在简陋的小屋里，以一种你不愿深究的方式生活着。（这是最高法院法官的演讲，我不愿为他的理论或故事提供证据。）他们也许是缅因州的向导，也许是一直保持稳定生活的老汽修工，也许是全然无用的旅店老板，在本应擦地板的当儿溜出去打野鸭。但你这位浮华的大城市的居民，却计划每年都要回去看望他一次，陪他一起闲逛。较之于那些自命不凡的城市领导者，私底下你更喜欢他们。

至少，这就是你在户外广告和朦胧的西部小说里读到的有关开放的世界的那些真相。我不懂其中的哲学，或许这意味着我们还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单纯，不管我们是如何地被外物所束缚，比如房子、车子和挥霍无度的妻子们；或许这揭露了人类文明的所有游戏规则；或许这意味着那些表面上的文明人，本质上只不过是流浪者罢了，他们更喜欢磨毛衬衫、胡须浓密的面颊、咒骂以及脏脏的铁盘子，而不是女人们要求我们为之提供的整齐、清洁、有远见的生活。

当我从法律学校毕业时，我想自己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虚伪、愚蠢、雄心勃勃。我渴望向上爬，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在经济上。我渴望成名，渴望能在豪宅里款待那些看到没有盛装出席

宴会的普通人就会颤抖不已的人们。你看，我甚至都不懂得，比一场文雅的宴会更沉闷的事情，就是宴会之后的交谈，受害者此时正消化着宴会的食物，并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打桥牌。哦，我是个多么出色的初生牛犊！我甚至还计划举行一场豪华的婚礼。

因此，试着想象一下：在我以优异的成绩成为“霍金斯、伯克曼和托普”这家杰出法律事务所的第十五个助理文员，却被授命处理法院的传票，而非准备案情陈述时，我该是怎样的感受！简直就像个廉价的私家侦探！简直就像个龌龊治安官手下的警员！他们告诉我必须从这种方式开始，于是我就像被牵着鼻子一样，顺从地去上班了。我时常会被女演员轰出化妆室，还会被愤怒的诉讼当事人以正当的名义殴打。我开始熟悉、也越来越痛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肮脏而阴暗的角落。我考虑过逃回我的家乡小镇，在那里我可能立马就会成为一个拥有执业资格的律师。

某天，当他们派我到大约四十英里开外的一个叫新马利恩的小镇，处理一张关于奥利弗·卢特金斯的法院传票时，我很高兴。这个卢特金斯曾在北方森林工作，他知道一些关于某个林地边界协议的实情，我们需要他做证人，但他却逃避履行这个义务。

我在新马利恩小镇下了火车。当我看到这个小镇的第一眼，看到它泥浆四溢的街道，看到它成排成排要么未经粉刷、要么颜色酸涩灰暗的商店时，我在仓促间所产生的对这个亲切朴素的村庄的喜爱就消失了。它就像个采矿场一样杂乱。这里必定有八九千个居民。车站有个神情愉快的行李工，四十岁左右，红红的脸庞，发须浓密，十分乐观开朗。他穿着工装裤和粗布套衫，衣服与人好似浑然一体。他身上很脏，态度却十分友好，由此你立刻就能意识到他是那种喜欢与人交往，并会出于一种单纯的喜爱去拍人后背的家伙。

“我想找名叫奥利弗·卢特金斯的人。”我告诉他。

“他？大概一小时前我在这儿还看见过他。很难找的一个
人，他总是忙一些骗人的勾当。现在，他或许正打算在弗里茨·
贝因克的马具铺里玩扑克游戏呢。我说，年轻人，你有什么急事
要找卢特金斯呢？”

“有急事。我要赶下午的返程火车。”我就像戏剧里的侦探一
样，充满着使人印象深刻的神秘感。

“我跟你讲，我有一辆出租马车，我正要驾着这辆破马车出去
呢。我们可以一起四处转转，去找卢特金斯。我知道他逗留的大
多数地方。”

他是那样真诚和友好，马上就带我到那些他所熟知的地方去
了。我到处都能感受到温暖。我当然知道，他是在招揽生意，但
他发自肺腑的友好让我很舒服。如果我必须支付车马费去找人
的话，那我很乐意让这个善良的人赚点儿钱。我把价钱压低到每
小时两美元。他从一个街区以外的自己的家中拉来一辆马车，那
玩意看上去就像装在轮子上的黑色钢琴箱一样。

他关上了车门，但他没说“先生，坐稳了”。我觉得他是死也
不会称呼别人“先生”的。当他到达天堂大门时，他称呼圣彼得为
“彼得”，我猜想这个和善的圣徒会喜欢这个叫法的。他谈论道：
“看，年轻人，这就是我帅气的坐骑。”他咧开嘴笑了，这让我感到
仿佛我早就和他比邻而居了。这里的村民们时刻都在准备帮助
陌生人，他们都是如此。他早已将找到奥利弗·卢特金斯看作是
自己的任务了。

他带着一丝腼腆，说道：“我可不想插手你的私事，年轻人，但
我猜，你是要从卢特金斯那儿收账的吧。他从没给过任何人一个
子儿。上次玩扑克牌，他还欠我七十五美分呢。我真是蠢极了，

竟然去玩那个游戏。他不是那种嘻嘻哈哈的坏人，但他天生就讨厌那种在金钱上大手大脚的人，所以如果你要是想从他手上拿回点钱的话，我们最好围住他，对他一起高呼；要是你去恳求他的话——每个人都能判断出你来自城里，因为你戴着一顶花哨的费多拉呢帽——他会怀疑你，然后偷偷地溜走；如果你想让我去的话，我就去弗里茨·贝因克让他还钱，而你得藏在我身后，避开别人的视线。”

我同意他的这个主意。如果靠我自己的话，可能永远都不会找到卢特金斯。而现在，我则拥有装备精良的军队了。冲动之下，我告诉马车夫，我想要传唤卢特金斯上法庭，但那家伙却冷冰冰地拒绝在诉讼中作证，而他知晓的某次谈话的真相将会厘清一切事实。车夫听得很认真，而我又如此年轻，为自己被一个四十岁的男人这样认真对待而充满了感激。最后，他重重地拍了下我的肩膀，使我感到疼痛，然后笑道：“好吧，让我们带给卢特金斯兄弟一点惊喜吧！”

“我们出发吧，车夫。”

“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叫我比尔，或马格努森。威廉·马格努森，最棒的货物运送。”

“太好了，比尔。我们马上要去贝因克的马具店吗？”

“是的。他在任何地方都一样，都是不停地玩扑克牌，然后大大地诈唬一手。该死的家伙！”比尔似乎对卢特金斯先生作为一个恶棍的能力颇为钦佩。我猜想如果他是治安官的话，那么他会渴望抓住卢特金斯，并倾向于绞死他。

在略显阴暗的马具店前，我们下了车，然后走进去。房间里弥漫着剥下来的皮革制品的味道。一个身材不高的男人，正在向农民兜售马匹项圈，他大概就是贝因克先生吧。

“今天看见卢特金斯了吗？他的一位朋友正在找他。”比尔说道，带着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热情。

贝因克的目光越过了他，看到了缩在他身后的陌生的我。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承认道：“是啊，他刚才还在这里的。我猜他去瑞典人那儿刮胡子了。”

“好吧，如果他来的话，你就告诉他我在找他。说不定他玩了一局扑克后刚起身呢。我听说卢特金斯最近经常在这里玩那些下流的游戏。”

“嘿，我想大家都知道他一般都在‘创始人’那边玩吧。”贝因克愤愤不平地抱怨道。

我们寻找那个“瑞典人”的理发店。比尔还是那样善良，他一马当先，而我则偷偷地站在门口。他不光找了那个瑞典人，还找了两个顾客，问他们是否看到卢特金斯了。瑞典人明确地回答说没有，他还很愤怒地说：“我没看见他，而且我也不想看到他。如果你找到他的话，你可以帮我要回他欠我的三十五美元旧账吗？”其中一位顾客说，他曾看见卢特金斯“沿着大街走，就在旅馆的这一边”。

“好吧，既然，”当我们无精打采地爬上马车后，比尔推断道，“他在瑞典人这儿的信誉早已扫地了，那他很可能在在德国大兵格雷那儿刮脸呢。他这个十足的懒货，压根儿都不会给自己刮胡子。”

在格雷的理发店里，我们又错过了他，前后仅仅相差五分钟，他刚刚离开，很可能去台球厅了。在台球厅里，别人说他买了一包香烟后就走了。所以我们继续追赶他，紧随其后，但就是赶不上他。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已经一点多了，此刻，我饥肠辘辘。因为我的乡村出身，每当在城里听到那些粗俗的乡村笑话时，我

都会感到寂寞。所以当我听到比尔对新马利恩的理发师、牧师、医生和马车夫大加冷嘲热讽时，我是如此兴奋，甚至都不介意是否能找到卢特金斯了。

“我们去吃点什么吧，”我建议道，“找家餐馆，我请你吃午饭。”

“哦，我必须回到我家老太婆的身边，而且我对这些餐馆都不感兴趣，虽然有四家还算不错，但总体上它们都很糟糕。让我告诉你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吧。这儿就像是一幅漂亮的风景画，是吧？从韦德家的小山上观看，那才是最美的角度呢。让老太婆替我们准备午饭好了，她只会要你半美元的饭钱，这个价钱你只能在馆子里吃到一盘油乎乎的玩意。然后我们爬上山，吃一顿主日学校的野餐。”

我知道我的朋友比尔免不了有些狡猾；我知道他对城里来的年轻人大献殷勤，并不是完全出于兄弟间的关爱。我要为占用他的时间而付钱，总计要付给他六小时的工钱（包括午饭时间），这个数字很可怕。但我也跟他一样不老实，把全部花销都报在了事务所的账上，同时我也觉得即便是花我自己的钱也是值得的。他那种乡村式的安详、与生俱来的智慧，对于一个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人而言，就好像是接受了一次使人精神焕发的洗礼。当我们坐在山顶上，目光越过果园和在柳树林里蜿蜒而过的溪流时，他谈论起了新马利恩，津津有味地给每个人画像，不无冷嘲热讽，但态度却是温和的。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过他的眼睛，也没有任何事情不被他理解和原谅，哪怕他对之憎恶至极。他浓墨重彩地描绘教区牧师的妻子，她欠谁的钱越多，跟谁说话的嗓门就越大，他因此称她为“圣公会教堂”；他评论那些从大学回家的男孩为“雪糕裤”；谈到那个律师，则说他在与妻子多年的激烈争吵之后，要么

穿亚麻衣领，要么戴条领带，但绝不会两者同时穿戴。他把这些人描绘得活灵活现。那天，我开始意识到新马利恩比我所呆的城市要好许多，我越发喜欢上它了。

可以说比尔对大学和都市的生活方式一无所知，但他干过的行当却够多的了。他在铁道养路班干过、收过庄稼、给承包商卖过力。从他的冒险经历中，他提炼出了一种素朴和欢笑的哲学。他激励了我。如今，一想起比尔，我就知道人们向往的“真正的男子汉”究竟指的是什么（尽管我厌恶这种傻不拉叽的措词）。

我们离开了那个果木环绕的宁静之地，继续踏上寻找奥利弗·卢特金斯之旅。我们没能找到他。最后比尔驾车拐了个弯来到卢特金斯的一个朋友处，想方设法使之说出“我想奥利弗去他妈妈的农场了，向北三英里处”。

我们计议停当，便驱车前去。

“我认识奥利弗的妈妈。她是个可怕的人，就像一场飓风。”比尔叹了口气，“我曾为她运过一棵树干，就因为我没像搬一箱鸡蛋那样小心翼翼，她就把我骂得体无完肤。她大约九英尺高、四英尺宽，但动作却像猫一样敏捷。她说话的方式粗暴无比。我打赌奥利弗已经听说了有人在追踪他，于是就偷偷溜到他妈妈的裙子后面躲起来了。好吧，我们试着大声叫她出来，但最好让我来，年轻人。你也许精通拉丁文和地理，但你肯定没有学习过咒骂。”

我们驶进了一个简陋的农家小院，院子中间站着个凶暴得使人发愣的老妇人。我矮壮的保护人站在她面前，喊道：“还记得我吧？我是比尔·马格努森，一位运输工人。我要找你的儿子奥利弗。我这儿有个城里来的朋友要找他出庭席作证。”

“我不知道奥利弗的任何事情，况且我也不想知道。”她大声

吼道。

“你看！我们已经站在这儿半天了，也听够了一堆废话！这位年轻人是检察长的代理人，我们有法律权利去搜查跟这位奥利弗·卢特金斯有关的一切财物以及所有房屋土地。”

比尔看上去气势非凡，这个女战士似乎被镇住了。她退到了厨房里，我们顺势跟了上去。在经过多年烟熏火燎之后而变得灰暗老旧的低矮灶台下，她抄起一根铁钳，冲到我们面前，大声嚷道：“你们尽管到处搜，如果不怕变成煤渣的话！”她声嘶力竭地大叫，不可一世的样子。在我们紧张地后撤时，她大笑了起来。

“我们撤吧，否则她会宰了我们的。”比尔一边走，一边抱怨着，“你看到她的冷笑了吧？她在嘲弄我们呢。你有那个胆子惹她吗？”

我承认这需要谋逆作乱的胆子。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进行了足够的搜查。好在这个平房。比尔四下走动，窥探了每一扇窗户，查看了谷仓和马厩，最后确信卢特金斯真的不在这里。此时已经快到我赶回城火车的时间了，于是比尔又驱车带我来到车站。在回城的路上，我对自己没找到卢特金斯、没完成任务几乎没有担心，却深深地陷在对比尔·马格努森的想念里。事实上，我甚至考虑过返回新马利恩去做律师。既然我在比尔身上发现了如此深刻和丰富的人性，那么我难道不会爱上依然神秘的弗里茨·贝因克、瑞典理发师，以及其他上百个说话慢条斯理、生活简单、充满智慧的邻居吗？我看到了一种率真和快乐的生活，它超越于大学法律系井然有序的学习之外。我满怀激动，就像一个发现了宝藏的人一样。

虽然我没把卢特金斯当回事，但办公室的其他人却不这样想。第二天早晨，他们给我看了案情报告。诉讼已准备进入审判

阶段，他们手上必须要有卢特金斯。这下我成了一个丢脸的傻瓜。那天上午，我杰出的职业生涯几乎画上了句号。除了要承担责任，而且头儿什么话都说了，他差点就要暗示我不如去挖沟。我被命重返新马利恩，他们还派了一位认识卢特金斯的前伐木工与我同行。我有点儿遗憾，因为这会妨碍我在比尔·马格努森的带领下，再次进行懒散而愉快的游荡。

火车抵达了新马利恩。比尔就在火车站台上，背靠着他的运货马车。使人惊奇的是，卢特金斯那位脾气暴躁的母亲，正在那里与他闲谈，他们并不是在争吵，而是在大笑。

从车厢台阶上，我把他们指给了那个前伐木工，并用一种年轻人崇拜英雄的语气喃喃道：“那是个好伙计，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昨天在这儿认识他的？”前伐木工问道。

“我和他待了一整天。”

“他帮你寻找奥利弗·卢特金斯了？”

“是的，他帮了我很多。”

“他肯定会帮的！他就是卢特金斯本人！”

但是真正伤害我的却是，当我拿出法院传票时，卢特金斯和他的母亲则不怀好意地对着我大笑，好像我就是个乖巧的七岁男孩。带着一种慈爱的关怀，他们恳求我去一位邻居家喝一杯咖啡。“我把你的故事告诉了他们，他们拼了命地想看一看你。”卢特金斯高兴地说道，“他们大概是昨天镇上唯一没有看见你的人了。”

被劫持的纪念仪式

瓦克明是个有灵魂的小镇。过去，它那多情的灵魂，从和睦友好的邻里关系和星条旗高扬的精神中萌发出来，但它却在最近这两代缺乏强烈傻瓜式雄心的人们身上逐渐消逝了。作为先驱的那一代人多已长眠不醒，而年轻的一代中，已有上百人去法国成为新的拓荒者。一路走去，他们逐渐认识这个世界，看到它的丰沛，触摸它的渴望，然后就不会再有那种强烈的冲动驱使他们返回落后逼仄的瓦克明大街了。

那些离开的人，也就是瓦克明逝去灵魂的主人们，他们爱看电影、打打赌注极小的桥牌，人生志向仅仅是拥有一辆汽车，因为它是体面的标志。

盖尔先生在抵达这个小镇十分钟后，就感觉到了它的了无情趣。他北上到此是为了处理堂兄的遗产，堂兄生前是瓦克明乳制品厂的老板。盖尔先生来自亚拉巴马的林地，但他并不像个典型的南方人。他那红红的宽大下巴，看上去坚毅而踏实；他说英语的方式，很像一个来自纽约或旧金山的人，他不说“嗨呀”，也不说“啊天哪”；他既不戴宽大的白色帽子，也不留一小绺白胡须；他不喜欢冰镇薄荷酒，反而喜欢柠檬汽水。他既非上校，也非法官。他，就是律师盖尔先生。在内战中，他一直为南方而战。在一个

干燥灰暗的早晨，他曾在骑兵战斗开始前向杰布·斯图尔特^①作汇报。

在处理遗产时，盖尔先生费劲心力地与文书和治安官打交道，并最终放弃了与瓦克明镇民熟识的想法。只有蒂法尼夫人是个例外，因为他此次的膳宿都在她家里解决。蒂法尼夫人是此地拓荒者的女儿和遗孀，战后她和年轻的丈夫在圣保罗一起工作。已故的蒂法尼上尉是大共和军^②瓦克明驻点的最后一任指挥官，而蒂法尼夫人也担任了好多年妇女救助团的负责人。领教过瓦克明旅馆那牛棚般的环境之后，盖尔先生搬到了她的乡村小屋。如同门口挂着的装饰贝壳一样，这屋子小巧而精致。他走出了那种孤立无援的寂寞，而此种挥之不去的感觉从漫长、阴冷、忧郁的暮春时节就开始了，在他散步时每每困扰着他。每天夜晚，他和蒂法尼夫人一起坐在门廊里，听她发表关于政治、宗教以及粮食种植、松饼烘焙的见解，表示着赞同。

四月的某一个黄昏，他正站在门口，一个小男孩悄悄地穿过大街，假装他是个如假包换的士兵，用一只脚摩擦着另一条腿，仔细观察那只电灯里的昆虫。昆虫正仰面朝天地躺着，手脚蠢笨又激烈地向空气中不停地挥舞。他后退了好几步，然后来到盖尔先生面前，炸雷似的喊了一嗓子：

“你好！”

“晚上好，先生！”

① 詹姆斯·尤厄尔·布朗·杰布·斯图尔特(1833—1864)，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陆军少将。

② 大共和军，美国民间互助组织，主要由内战后北方老兵组成。1866年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成立，1956年最后一个成员死亡，自然解散。政治上主张黑人投票权，支持共和党。

“你住在蒂法尼夫人家里?”

“是的,有一段时间了。”

“你来自哪里?”

“我来自亚拉巴马。”

“亚拉巴马? 嘿,哎呀,那你真是个南方人喽!”

“我想是的,‘老伙计’。”

小男孩将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把脚踢向人行道边的腐叶层,吹了一声口哨,然后大叫道:“哎呀,你根本就不是! 你不穿灰色衣服,你也没带任何黑皮肤的仆人。我在电影里看过许多联盟佬,他们总是穿着灰色衣服,大多数都带着仆人,还佩一把带穗的剑。你有一把带穗的剑吗?”

“没有,但我家里有一套灰胡桃色制服。”

“嘿,你真有啊? 嗯,你当过游骑兵吗?”

“没有,但我知道许多游骑兵的故事,我曾和莫斯比上校^①共进过晚餐。”

“哎呀,真的吗? 嗯,那你叫什么名字呢? 嗯,那你是将军吗?”

“不,我是个高等兵。我的名字叫盖尔。请问你的名字叫什么,如果我可以像男子汉与男子汉说话那样地问你?”

“我叫吉米·马丁,就住在街对面。我爸爸有一个很棒的大留声机和七十张唱片。你真是个高等兵吗? 有多高呢? 嗯,给我讲讲游骑兵的故事吧!”

“但是吉米,为何你这样忠诚的北方人,想知道些有关叛军的

^① 约翰·S.莫斯比(1833—1916),南军陆军上校,其率领的骑兵队是南北战争时著名的游骑兵部队。

事情呢？”

“好吧，你看，我是童子军的头。现在我们没有领队，曾经的那一个，已经搬走了，所以我得为大家想出游戏来。唉，我们实在太腻烦‘北极探索’或‘比利时红十字会’了，而且当我们玩‘北极探索’时，我总是得扮爱斯基摩人，不然他们就不玩了。于是我想，我们可以扮游骑兵，夺取一辆北方人的火车。”

“好吧，詹姆斯，你过来坐在门廊上。对我来说，你是故事的新听众。让我们从保卫里士满开始讲起，然后讲到我们的共同利益所在——伊利诺斯州的急行军。行吗？”

就这样，吉米倾听着，蒂法尼夫人也出来加入他们，三个向往英雄时代的人们坐在那里，兴高采烈，直到从细长而沉寂的乡村街道对面传来了呼唤声：“吉——米——马——丁！”

后来，吉米的母亲惊讶地发现她的儿子指挥着一场联盟军的游骑兵突袭。在她确信这次突袭完全合情合理后，才放下心来，因为它是由格兰特将军指挥的，而且所有的游骑兵都自愿释放自己的奴隶。

吉米·马丁还怂恿盖尔先生用叉子去叉梭子鱼。他们两个人——一个高大、行动缓慢的男人和一个走路总是两步并作一步的男孩，在某个周六的下午，沿着溪流，一路披荆斩棘。

旅行结束时，吉米快乐地宣称他很可能会挨一顿狠揍，因为这时他本应在砍木柴。盖尔先生提出了弥补措施。他偷偷地跟在吉米身后，穿过马厩的门，溜进柴房，砍了一小时的柴。吉米则迅速地将砍好的柴撂起来。

在与吉米结伴实施的秘密行动中，在蒂法尼夫人佛蒙特州的少女时代和明尼苏达州的拓荒岁月的故事里，盖尔先生发现他曾努力发掘的这些年轻时代的葱茏记忆，来到了北方，来到了与瓦